

娘子军偷遍全国各地

陕西“贼村”的前世今生

核心提示：在陕西省孟家村，“浪”专指女人在外行窃，“浪货”即为偷回来的商品。追溯“贼村”的历史，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是哪个女人第一个外出“浪货”踢开了这里原始积累的大门。然而，不可否认的是，曾经从这里走出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娘子军，几乎偷遍了全国各地。

作为一个长期靠偷窃生存的“怪胎”，孟家村还自觉形成了一些“行规”——送来的水货不问来路，卖出的东西不问去向，出门的乡邻不问去何方，回家的人不打探消息。

在由黑变红的转型期中，孟家村人对“浪”货的感情十分复杂。真真假假的各类商品、显露无疑的矛盾，将孟家村推入一个尴尬的境地……

王小红几年前的一次遭遇，让他至今都有些耿耿于怀。在外地一个大酒店里，邻桌的人听他满口陕西话，便问：“听说你们陕西有个村子叫孟家村，是个贼村？”作为孟家村的村长，这无异于一巴掌狠狠地抽在他心上。

“贼村”，原来已经不堪到这般地步。

而在陕西“楞娃”李蒙的脑海里，“贼村”，无异于“鬼市”，尽皆“不做人专做鬼”的鸡鸣狗盗之徒，把窃来之物趁天黑拿出来卖，谓之“见不得光”。旧时“鬼市”就在一片空地儿上，没有灯光照明，逛“鬼市”的人或提着灯笼，或打着火石，光亮幽幽，照着来往人影飘忽不定；更有奸商趁着黑暗卖一些见不得人的贗品，买与卖全在黑暗中进行，双方交易全凭一厢情愿。

女人“浪”货而归男子待价而沽

因贫而贼，因贼而商，当周边的乡镇有了集市后，孟家村一些女人们趁着乱开始顺手牵羊，“浪”回来的东西再廉价卖给别人，以此做些无本生意。

随着浪“货”的范围不断扩大，这支队伍也变得日益成熟。妇女出去“浪”货的时候，都是7个人一组。这7个人分工不同，有的“点货”，有的“拉货”，有的“带货”。因为“秘方”独到，孟家村妇女曾经几乎将全国各地都“浪”了个遍。

刚开始，一些村民看到有人“浪”货回来卖还表现出一副不屑的神情，可眼见着这些人没几年就盖起小楼，告别了破衣烂衫、食不果腹的日子，村民们开始动摇了。有的村民想加入这个组织，但已经很难再打进这个畸形的“淘金大军”。听村里人说，那时有的女人不惜被潜规则也要挤进“浪”货大

王莽乡孟家村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东南部的秦岭北麓山脚之下，距长安区约20公里。说起来，它与其他的村子也没什么不同，二三十年前，这里

的农民也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。孟家村几乎没有什么集体收入，农民出一天工还挣不到两块钱，人均五分薄田劳作一年不过够个温饱而已。

曾任西安市委党校历史教授的胡觉照，1977年在该村下乡种地时看到的是家家房屋破败不堪，人人衣裳褴褛，很多小孩脏兮兮地光着屁股满街跑，一片萧条荒凉的景象。解放前秦岭深处盗贼横行，是为顽疾，男人们大多养成了游手好闲、喜欢打架、不务正业的坏习惯，女人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了家中的顶梁柱。

如今说来，孟家村变化的起因不过是一个穷字。因贫而贼，因贼而商，当周边的乡镇有了集市后，孟家村一些女人们趁着乱开始顺手牵羊，“浪”回来的东西再廉价卖给别人，以此做些无本生意。后来大概是因为在周边偷，经常会被熟人认出羞臊不已。她们便将线放到咸阳、西安等地，甚至发展到北京、上海乃至全国。

随着浪“货”的范围不断扩大，这支队伍也变得日益成熟。妇女出去“浪”货的时候，都是7个人一组。这7个人分工不同，有的“点货”，有的“拉货”，有的“带货”。因为“秘方”独到，孟家村妇女曾经几乎将全国各地都“浪”了个遍。

时至2000年左右，当地媒体的一篇报道将孟家村的故事揭开。随后各路媒体蜂拥而至，明察暗访地报道这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奇怪商圈。谁也没想到，媒体却“无心插柳”为这里做了免费宣传，从那以后“贼村”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多，这里的消费群体已经由邻村扩展到西安，甚至是外省。一到周末，很多城里人都开着私家车来这里“淘宝”，其中不乏一些强势部门的公车。

军，换得日后的发家致富。

那时的孟家村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：娶媳妇不问姑娘是否贤惠，倒是先看看是不是把“浪”货的好手。

从那时起，在远离西安市区30公里的偏远乡村，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独立商业圈——农家农舍里出售着与此地毫不相称的各类高档商品，其中许多都是顶尖的国际品牌，并且都是真东西。就这样，孟家村开始了罪恶的原始积累，随着这里畸形的经济发展，“贼村”的名字也远播四方。

作为一个长期靠偷窃生存的“怪胎”，孟家村还自觉形成了一些“行规”——送来的水货不问来路，卖出的东西不问去向，出门的乡邻不问去何方，回家的人不打探消息。

或者，面对这样的财富积累，孟家村的村民可以无奈地说句：“都是太穷闹的！”采访孟家村之前，法制日报记者在网上看一些帖子。帖子上说各大商场经常会有贵重商品丢失的事情，抓不到小偷就只能由售货员赔付。几千元甚至上万元都得由这些月薪不过千元左右的他们来照价赔付。不知道在孟家村的历史里，有多少这样的售货员成了他们发家致富的牺牲品。难道他们就应该为孟家村的穷困潦倒埋单吗？

“浪”来的才是真货

在贼村逐渐由黑变红的转型期中，“浪”来的正品和批发来的仿品鱼龙混杂，许多商家打着“浪”来的名号卖掉了不少假货。

李蒙透露，其实，此时孟家村销售的许多商品已经不是偷来的了，许多人家结束了原始积累的过程，慢慢地开始从正规渠道进货。有趣的是，早些年妇女们游走全国各地，不仅仅是“浪”货，也考察了不少市场规律。例如夏装应该在广东浙江一带进货，而冬装则应该转战北京东北，哪里的皮货便宜，哪里的衣服做工细致，他们都了解得十分仔细。随着消费者的不断增加，“浪”来的货源已经难以满足消费需求。很多人开始从本地或者外地的批发市场进货，生意做得也是红红火火。

名声大噪之后的孟家村招来了当地公安、工商、武警等单位先后三次“围剿”。“围剿”部

队最多达到500余人。

然而，即便如此也无法毁灭这里根深蒂固的生存方式。

“堵”不如“疏”。政府研究出台政策：帮助孟家村建立服装商城，共建门面房两百多间；拨款6万元，硬化孟家村主干道；出台优惠政策，帮助村民办理营业执照，加强管理。村民们也开始走正规渠道批发服装，孟家村商业圈逐步走向合法化经营。

然而，当初千里迢迢来到孟家村“淘宝”的人，为的恰恰是这个“贼”字。因为这个字，他们可以在这里放心地购买10元钱的Dior口红、50元钱的雅诗兰顿的香水、100元钱的LV包以及各类价格低廉的高档商品。

于是，在“贼村”逐渐由黑变红的转型期里，“浪”来的正品和批发来的仿品鱼龙混杂，许多商家打着“浪”来的名号卖掉了不少假货。因为来买东西的人听到是“浪”来的才能放心购买。于是，“贼村”又进入了下一个怪圈——“浪”成了商品销售最大的卖点。“没办法，你城里人就信这个！”

“贼村”正名的时代到否？

“贼村”的名声一传将近20年，甚至压倒孟家村的本名。这里的人们对这个名号是又爱又恨。爱的是它为大家带来了第一桶金，现在孟家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开上小车，比起邻村来讲也算是“出类拔萃”了；恨的是“贼村”让他们的富足显得那样罪恶，似乎从这个村走出来的都是贼。

经过这些年的发展，孟家村的村民更希望走上一条正规的发展之路。截至今年年中，孟家村140家商户中有128家办理了营业执照。多数商家也开始走正规渠道批发商品，发展城郊经济，为的就是摘掉自己头上那顶给一辈子抹黑的“贼”帽子。

转型期中，孟家村人对“浪”货的感情十分复杂，真真假假的各类商品、显露无疑的矛盾，将孟家村推入一个尴尬的境地。

从古至今，人们对小偷有一种本能的愤恨。然而，当盗窃成了一个村庄赖以生存的根本时，这里所充斥的愤恨就会减少许多。这也让孟家村一度形成“笑贫不笑偷”的恶习。

孟家村的现象引起了胡觉照教授的注意。两年前他进驻这个自己曾经下乡劳动的地方，今年年初完成小说《贼村男女》，目前已有影视公司准备拍摄。

或许，这部电视剧可以拉开孟家村摘掉“贼”帽开始正名的序幕。

然而，一部电视剧带给世人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，真正的正名恐怕还要靠孟家村村民自己。

(来源：法制日报)



图文无关